七十二家集

孔少府集序

子桓作典論偶屈指並世詞壇首及孔文舉蓋文舉差長曹公二歲矣後人沿之稱為建安七子揚德祖不在數中者

殆嬿其與子建婚也爾時世間有一合用物曾公咸收之傾海剖蚌編為珠囊故仲宣以下莫不委體為魏氏賓從獨文舉矯矯霞外猶作羃

時意相狎辭之仙壇高
開他人每望塵膜拜而
文舉獨踐蹋鑪薰溺其
法遂而奪之氣又若自
處以五世長者知被服
而裁抑相門為負販袴

也原其初心但毋作卵金之碩果而恥顏當塗之釘坐梨即砍頭隔胸當之無悔百彼且四顧宇宙惟一禰匹不堪共侮操故進之形庭不然

夫豈不知己乎為玉卮之無當哉吾謂論文者宜以文舉己乎另為建安二子而王粲以下别為魏氏之多才庶金剛水柔各歸其用虖嘵夫

融不死操必不敢遽王故剪之不得不亟而借郄慮為釁端倚路粹為屠肆丕性多忮然尚貪攀附于名流彼氣體高刻亡自不得磨滅之其

云不善持論則追數其
唐突乃公也骸骨已朽
而藻思談鋒雄情義概
尚奕奕動人真魯國一
男子矣

昭陽大淵獻首夏晦日

紹和張麋識于園舟

孔少府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表疏

上書

教

卷之二

孔少府集卷之一

漢魯國孔融文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

將脩羽儀未彰（離鬲字）虵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

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
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
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
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
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孠息爾死我念追
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
日希

臨終詩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遑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

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一作斬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一作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表疏

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

之資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阿那至妙之容
掌使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
惡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愼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

詼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
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上漢帝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爲憂之罪驚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

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脩鄭公宅教

玄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

告昌安縣教

邑人高纫自言碎得井中鼎夫鼎久潜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黄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荒鎜器出或者明以饗人

下高密恤鄧子然教

志士鄧子然告困爲得發倉廩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後言

答王修教

修爲孔融主簿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

又答

修重辭

融答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爲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因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爲騎都尉徵命未至爲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旣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

與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醩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令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令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令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惡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啁曹掾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孔少府集卷之二

漢魯國孔融文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
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
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
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

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
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
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
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
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
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旣遲緩與人無傷雖
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巳猶蚊
寅之過也子産謂人心不相似或矜䖍者欲以
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爐不欲令

酒醆也至於所撥巨細皆而無廢當以無用罪
之耳他若泰華屢數不改失墜爲故吏融所
推進趙袁之拔郗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
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
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
言至意終身誦之

曹操與少府孔融書附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
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

及至其傲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
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
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
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
鄜蔄小國之臣猶能構下寇賈倉卒武夫屈
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
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徃聞二君有
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
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

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
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
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
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
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
孤爲人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
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
有餘矣

答虞翻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虞翻立易注奏附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

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於老被庭裴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又奏附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

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與韋甫休書

使君足下懷遠垂勲西戎即叙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

又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王朗書

朗漢末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朗對謝服曹操爲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張紘書

紘爲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遥領所職融遺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鎭不有君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淸相見豈復難哉

又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遺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喻邴原書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爲太守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宗從翁書

知晩節豫學既美大翁圖而能繙又合先君加

我之義曾惟仁翁實尊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

焉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爲漢
衆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鼒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瑞

亦丈夫之大勲

論

汝潁優劣論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

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

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聖人優劣論

荀悟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閒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沈微淪於無内器不是周不克聖極荀以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盖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

年然後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又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遽有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兩人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

不忍追察不宜加禮

肉刑議

古者敦厖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

趙高薮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
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
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没
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
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
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碑

衛尉張儉碑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王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厲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授命

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叅其聲州守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附錄

孔融傳

宋范曄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伷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
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
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
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
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
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
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
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

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

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

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
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
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
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
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
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
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
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

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䟽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七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善之

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
上疏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
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殁欲爲修四時之祭以
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
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
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
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

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斯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

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

之善君由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

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

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孔北海贊有序

宋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

亡子孫蒲前而啼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讚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讚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

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檜如鬼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予不
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華陽國志
太祖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執彪將殺
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
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
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
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
不知邪今天下纓緌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
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

耳今横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陳元龍曰傳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世說新語

禰衡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當今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典客

蕭通理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 梁書

集評

孔融氣體高妙 典論

孔氏卓卓信合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 劉公幹

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可謂之文 李克翰林論

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 文心雕龍

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 文心雕龍

文舉屬章半簡必錄 文心雕龍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 文心雕龍